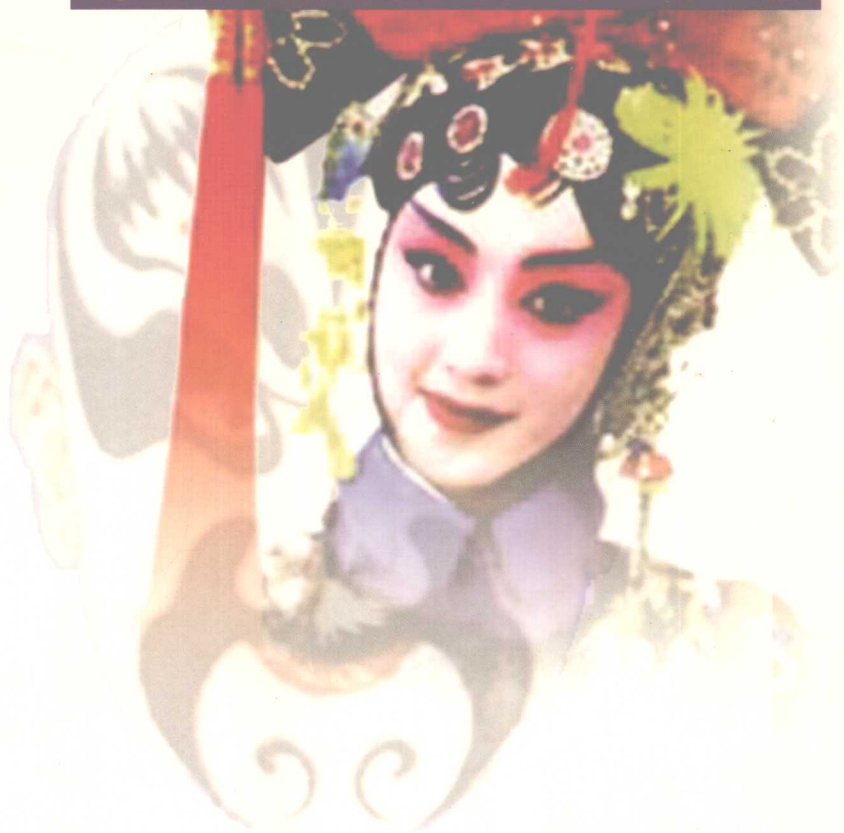


朱秀娟系列小说集



那串响亮的日子

朱秀娟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nachuan xiangliang de rizi



朱秀娟系列小说集

那串响亮的日子

朱秀娟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nachuan xiangliang de riz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串响亮的日子/朱秀娟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6

(朱秀娟系列小说集)

ISBN 7-5059-4826-1

I. 那…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900 号

书 名	那串响亮的日子 (朱秀娟系列小说集)
作 者	朱秀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王素芳
责任校对	师自运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26-1/I·3783
定 价	15.5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1

青荷高举双手，纵身一跳，两手一握，落下地来，低头察看，右手中压碎了一把树叶，她禁不住得意地仰着头向路旁大树骄傲地笑着：看吧！我长得比你快，妈妈说得不错，小人儿一天一个样儿。昨天她还跳了个两手空空哩，一夜一过足见得长高了。眼前又是一棵大树，她脚一踮跃身而上，人在半空中，突听得一声大吼：

“沈青荷！”

青荷心神一乱，顺着树干跌了下来。坐在地上抬头一看，她的级任导师正黑着脸俯视着她：“老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女孩子走路要规规矩矩。你这算怎么回事，一点样子也没有。”

青荷赶紧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向老师鞠了个躬。她艳红娇美的小脸上，显明地抹着灰尘。

“看看你的脸！”级任导师忍不住地来气，“用汗水和稀泥是不？没见过这么皮的女孩子！”

青荷慌忙抬手擦脸，一阵亮红耀眼，她看到自己手中握着一块破碎的红纸，她本能地向树干上看去，那张

倒霉的招生广告，已被她扯了一大半下来。她迅速地把双手藏到身后去！低着头一点辙也没了。

“把广告给人家贴好！”级任导师想到惩罚她的方法了，“我明天早上经过时会特别来查看。”

青荷嘟着嘴，眼看着老师的背影消失了，把手中的破纸摔到地上，先用脚狠狠地踩了两下，又重新捡起来，拂去灰迹，几个黑色墨水字映入她的眼中：

“……八岁到十岁……”

她觉得一阵心跳，有什么人会关心到她这种年龄上来了呢？她刚好是八岁和十岁之间的九岁小女孩呀！她连忙把破纸拉直抹平，在树干上的广告中，找到那破裂的空隙，把手中的一块虚虚地贴了上去。一张完整的招生广告显耀在她眼前：

春秋剧团招生广告

年龄：八岁到十岁

资格：有志从事平剧工作者

报名地点：中正路一百号，简章备案

附注：免费供应食住，每月有零用金

青荷完全看得懂，除了那“索”字有点问题外，这张招生广告就像个箭头一样，明确地向她指示着方向，她大步跳跃着到了对街，向开小店的要了点糗糊，把广告的破洞给补上。难怪前面不远处的矮墙内常传出胡琴弦竹之声，原来那是平剧团。她大步向那垛矮

墙奔去，她已被吸引得浑身兴奋了。

矮墙门内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场地那边是一排破旧的房子，人影幢幢颇有点逼人的气势，她倚在矮墙上，没有勇气走进那扇洞开的大门。也就在这一瞬息间，她滋生起另一种决心，产生了另一股勇气：

“我要进这个剧团。”

她顿时陷入玄思冥想之中，直到有人摸着她的头叫着她：“青荷！你怎么在这里？”

“爸爸！”青荷又跳了起来，“你怎么……喔，爸爸这就是你的剧团呀！”

“爸爸哪里有什么剧团。”沈长松牵着她的小手笑着，“我们正商议着组个剧团是真的。”

“我知道，叫春秋剧团。”青荷逞能干，“我要去报名！”

沈长松停下脚，睁着那经过训练的武生双眼，瞪着他的小女儿，他终于收回他两眼精光，微微叹息着摇了摇头：

“你两个姊姊都没有学戏，爸爸也不能让你去吃苦受罪。”

“我不怕。”青荷挣脱爸爸的手，握紧小拳头向空中擂了一下，“我能翻筋斗。”

“别疯啦，妈妈等着了。”

陋巷中家门在望，青荷一颗跳跃的心不由得有些沉甸甸，今天轮到她洗衣服。

“回来啦！”妈妈已在饭桌上摆碗筷。

六十烛光的电灯泡，被电线悬在半空中，照着简单的菜，一家人团团圆圆坐着，另有一番温馨。

“广告贴出去啦吗？”沈太太拿着京腔问她丈夫。

“可不是贴了！连青荷都瞧见了。”沈长松把肉夹给小儿子。

“有人上门儿吗？”沈太太嫣然浅笑着。

“挺不少，可只一样儿，不能来人就收，总得挑一挑，有没这个天分。”沈长松说。

“妈——”青荷说。

“吃饭，”沈长松阻止着女儿，“今儿该你洗衣服，你又指着别温习功课了。”

青荷就着菜卤把饭呼噜呼噜很快吃完，拿着篮子到处收了收衣服，就到了后院。后院中种着菜儿葱儿，一小块水泥地就着水龙头，她在昏暗的天色中，在洗衣盆旁坐下，一边放水，一边哼着“四平”啦！

“……皓月当空！”

这是妈妈常哼着的，她听着听着也能上口了。听说妈妈过去在大陆唱戏很红了一阵，青荷想象不出妈妈上戏是个什么扮相，一定很美很美，妈妈不扮戏布衣布裙的也够美的了。她心里不停地想着心事，突然听到爸妈房内传出说话声，谈话中间夹着她的名字，使她留了神。

“……算啦！只要有口饭吃，就别让青荷去吃那份儿苦啦！别人不知道，我们……”是妈妈的声儿。

“可惜了的，她是个角儿，长相、身量儿都在那儿

了。”爸爸说。

“走入这一行就是一生一世的事。”妈妈说，“我只巴望她们嫁个好丈夫，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多惬意。”

“你倒真不知道什么叫自私。”爸爸笑着。

爸妈的话，使青荷一宿没睡好，连串儿梦到自己是个“角儿”了！红毡毯上脂粉亮丽，胡琴声中唱腔嘹亮，直到第二天醒来，仍然疑梦疑真，弄得她一天精神恍惚。放学时站在大树下，对着招生广告发怔。

“沈青荷！”

青荷回头一看，是同班同学江晓镜。

“江晓镜。”

“你还没回家呀。”江晓镜拿着零钱笑着。

“你做什么去呢？”青荷陪着她走。

“我去买盐。”晓镜笑着，“你看什么那样入神哪，我叫了你两三声。”

青荷看着她甜甜的笑容，突然问她：“晓镜，你不想学平剧？”

“平剧？”晓镜一头雾水，“我连看都没看过，我只晓得歌仔戏。”

“我们一起去报名好不？”

“报名？”晓镜真吃了一惊，“我没有报名费。”

“统统免费，管吃管住，什么都管暖。”

“跟歌仔戏团一样呀！”

“我们两个去，有个伴多好。”

“我回去跟我妈……”

“别先嚷嚷呀，报了名人家还不一定要我们呀！偷偷地先去试试。”

“好啊！”晓镜笑了。青荷平时鬼主意多，这种事八成儿又是为了好玩。

“明天放学我们一起去。”青荷伸出小手指来和她钩手约定。

“好。”晓镜过了马路到小店买盐去了。

当天晚上，青荷一边洗碗一边唱着：

“看小姐呀！说出来许多的破绽……”

沈太太过来摸着她的头发：“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成了戏迷啦？”

“戏迷不好吗？妈。”青荷仰着小脸看看妈妈。

“奇怪你有这份儿兴致！”沈太太笑了。

“八成儿是遗传。”沈长松无可奈何地接着她们的谈话。

“对啦！”青荷舞着两手水，“是遗传。今天我们学校有人来验血，老师跟我们讲——遗传了。爸妈爱唱戏，我也爱唱戏。”

“爱唱戏！”沈长松嗤着鼻子，“哼着玩玩去吧！”

青荷胸有成竹，第二天一放学，和晓镜两人手牵手没命似的冲出了校门，一口气跑到春秋剧团，穿过广场，在一间房里找到几个人，她们涨红着小脸站在门口向里面说：

“我们——要报名。”

当时就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好极啦！喏！这是报

名单，填好了拿来，好不？”

两人向人家鞠着躬：“谢谢。”

“记着送来。”人家和颜悦色地说。

“一定的。”青荷胆子又来了。

晓镜低着头看着报名表，突然向青荷说。

“你看，要父母签名盖章喽！”

“那有什么？”青荷一步一跳，“我知道我爸爸的图章放在哪里，每次成绩单都是我自己盖的。”

“我不行呀！我拿不到图章呀！”

青荷一听也忙了：“你只好明说啦。”

晓镜的父母拿着报名单仔仔细细研究议了半天，倒是同意了，他们只说了一句：

“这可是你自己愿意的，你得好好学习啊。”

他们语气沉重，差点使晓镜不敢把报名单交出去。还是青荷一再鼓舞着她，她才下了决心。

交了报名单，她向青荷说：

“我要好好学习。”

“你一定会成角儿。”青荷说。

“什么叫‘角儿’！”

“‘角儿’都不懂！你还学平剧？”

“告诉我嘛！”晓镜追着问。

“我也要成‘角儿’，”青荷倚在墙上看着长天，“就像电影里的男女主角一样，红透半边天的那种。”

“啊！”晓镜给镇住了。

报名单送去了几天，无声无息，青荷差不多都快

忘了这回事了，这天她推了门回家，父母两人在厅房里昏暗暗地坐着，见她进来，四道眼光直瞪着她看。

“爸，妈。”青荷称呼着他们。

“青荷，坐下，爸妈有话问你。”沈长松指着长板凳向她说。

青荷一看见父母脸色凝重，乖乖儿坐下了。

“这张报名单是你填的？”父亲拿起桌上的报名单问她。

青荷立刻点了头：“是的。”

“你没经过爸妈的同意，已替爸妈做了主了！”妈妈说。

“我怕人家不要我。”青荷低下了头。

“人家拿了报名单给我看，弄得我灰头土脸羞死了。”沈长松说，“这不透着我反对你学戏吗？”

“也招认了你没家教，任着孩子为非作歹！”妈妈紧跟着说。

沈长松向太太摆手，继续向青荷说：“你小孩子做事，顾前不顾后，爸爸在春秋剧团上班做老师，你如真想学戏，哪能不要你呢？”

“那好呀！”青荷拍手欢呼。

“先慢高兴，”沈长松说，“听我把话说清楚。”

“我听着啦！”

“你跟你同学那个叫江晓镜的，条件都适合。你现在就是不去，那些老师都会来说动我。只是一桩儿，我是老师，你是学生，只怕你得多吃好多苦，我不能因为

你的缘故被人说我偏袒私情，你除了多吃苦之外，还得多忍让。”

“让什么呀？”青荷顿感不顺耳。

“你慢慢就知道了。”沈长松说，“当初我跟师傅学艺，吃尽了苦头，要挨得起饿，受得了寒暑，还得自己多下功夫，眼睛得时时留意老师的一举一动，心无二念，随时揣摩领会，学艺不比上学，可以转行有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学艺是……”

“你说这么多，她听得懂吗？”沈太太拦着。

“让她记在心里，将来自然会懂，”沈长松说，“学了艺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你一旦进入这个环境，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们没说不准我们……”青荷说。

“我说她听不懂吧！”沈太太又向青荷说，“学戏不比上学，日子没有你现在好过，老师比一般学校严得多。”

“你们——同意我去学戏啦？”青荷追问着。

“我跟你爸爸都是学戏的，能有个传人也不错。”妈妈说。

“晓镜呢？”青荷捂着胸口兴奋地问。

“她也取啦！”

“真的！”青荷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好喔！”

“吃了饭，你去告诉她一声吧！”沈长松说，“那孩子一脸聪明相，是个材料。”

“是个‘角儿’。”青荷笑着帮妈妈摆碗筷。

一吃了饭，她就急急地去找晓镜。把好消息告诉她。晓镜父母一听，神态黯然地看着两个欢乐的小女孩，简直不知说些什么。

“我爸妈说你是个‘角儿’。”青荷向晓镜躬身为礼，“角儿好。”

“去你的！”晓镜笑弯了腰，“走，我们出去走走。”

两人小手牵着手，逛着大街，家里房子小，大街一向是她们的会客室。每到一棵大树旁，青荷总要纵身跳高，向树上摘取叶子，不摘下几片叶子来就不甘心。晓镜仰着头看着她：

“你这是干什么呀！”

“哈！哈！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是属猴的，吊在树上跳着走路。”

“好，你骂我，我不教你翻筋斗。”青荷又跳起身来，“我爸说要学戏得先学翻筋斗。”

“教我！教我！”

“你得叫我声好听的……”青荷又用上了戏词儿。

2

沈太太为了青荷明天要进春秋剧团，头天晚上特地做了三荤两素，算是替她送行，也算是替她庆贺，沈太太一整天心心念念地挂念着：

“这下子住到剧团去，就不能常回家了。”

其他的姊弟们，可都泛不起一点离愁别绪来，青荷到剧团去做爸爸的学生，地方又离家不远，他们还真弄不懂爸妈哪来这番慎重呢？看着孩子们都为了丰盛的晚餐而兴奋，沈长松夫妇把心头酸甜苦辣全向下咽。什么也不谈，只全家高高兴兴地聚着，像往常一样地谈些说些白天的见闻，使这顿晚餐热闹得毫无惜别的气氛。直到孩子们全睡了，沈长松夫妇在卧房对坐，禁不住对叹。

“这一下可好，又得熬个身心疲惫了。”沈长松说，“一把老骨头啦，原指望教到哪儿是哪儿。万想不到青荷来加我们一把劲，还得全力铆上，真落得一句：对梨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我这两天留神看了看，青荷真是块料。”沈太太

笑着，“说不定她将来的成就在我们之上。”

“看你这份虚荣妄想！”沈长松说，“是块铁还得再下炉才能成钢，看她有没有这份狠劲儿吧！一年半载的学不好，再把她领回来。”

“可是一样儿，你别怨我，我可没引着她爱唱戏。”沈太太看得出沈长松心情沉重。

“怨你干什么，要怨得怨她有我们这做父母的。”沈长松也笑了，“只是，别的儿女我还能对他们有番梦想，对青荷，我已看清了她所走的路了。你说，不是比我们早先还困难吗？”

青荷一夜睡得香甜无梦，第二天一大早就跳下床，一颗心兴奋得再也拴不住了，匆匆吞下一个馒头一根油条，带着她整理了好久的布包，等着她爸爸了。沈太太拉着她热烘烘的小手，看她神情紧张，知道她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只能简单地说：

“记住了，妈妈不能去看你。”

沈长松喝了两口茶，看看时间差不多了，牵着青荷的手向家人说：

“我们走啦。”

沈太太勉强撑了个笑容，什么话也没有了。

父女两人走在清晨薄雾里，任凭枝头的雀儿肆意聒噪，沈长松想了半天才向青荷说：

“青荷，从等会儿进入剧团大门起，我不再是你的爸爸了，你得当我是你老师，懂吗？”

“懂！”青荷笑了，“我得叫您沈老师吗？”

“你这孩子。”沈长松也笑了，但又正色地说，“对了，你得叫我沈老师。”

“沈老师！”青荷拍着手，倒退了两步，一纵身向大树上跳去，“沈——老——师——哈——”

沈长松到树底去等着她，她身子才向下一落，他一举手托着她的腰把她摔了出去，他的劲道用得恰到好处，青荷在几步外仍能稳稳地落地站好，只是小脸吓得发白，小胸口急速地喘着气。

“爸——”

“你得叫我老师了。”沈长松过去拉着她的手，“我刚才试了试你的巧劲儿，行！不愧是沈长松的女儿。”

父女俩高高兴兴进了春秋剧团的大门，广场上，走廊里已来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青荷放眼找着晓镜，终于在走廊的尽头把她找着了。

“晓镜。”

“你才来。”晓镜立刻丢下她的母亲向青荷走来。

“晓镜，叫我爸爸沈老师吧！”青荷笑着，“对不对，爸。”

“对。”沈长松笑了。

“沈老师。”晓镜赶紧鞠躬叫着。

“沈老师，”晓镜的母亲问，“我把晓镜送到啦，还有什么事没有？”

“有喔！”沈长松说，“团长有话向大家说的，让你们做家长的放心把孩子留在这儿呀。”

沈长松领着她们进了一间较大的屋子，大人小孩

已挤了不少人在里面，沈长松他们在门口找了位子坐下，等着仪式开始，团长上台致词：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首先让我感谢各位对春秋剧团招生的热烈支持，使我们有足够的学生能使这个剧团活动起来，春秋剧团在各位老师老前辈的筹划下，已有不少日子，突破了经费和许多困难，我不敢说我和各位老师有多少抱负要实现，说句最实际的话，我们要共同努力，使平剧得以延续下去，并希望在各位同学身上发扬光大。我想各位已对剧团有了个大约的了解了，我们的规矩和作息，和一般学校不太一样，艺术需要全心的投入，我们的学生得有刻苦不辍的精神，除了过年过节之外，我们的假期很少，每星期只有半天回家探亲的时间，我们的孩子不能分心。我们指望他们艺成出师，每一个都是平剧的一个细胞一个分子，永远为平剧贡献一份力量，要达到这个目的，各位，我们准备牺牲和贡献吧！再次感谢参加春秋剧团，并请多指教，支持！”

团长说得语重心长，听的人并不动容，送孩子来的家长们各有目的，好像都与团长的致词内容不太吻合，不过家长们也总算弄明白了孩子的作息时间，剧团管吃住，孩子也等于送给他们了。怎么教育成个什么样的人，家长们已管不了那么多了。

家长们一离开，一位瘦小精干型的人，把孩子们又聚集在大间里，叫着名字把一个个叫到台上去领衣物用具。